

望岳文库 · 汉语言文字系列

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

张树铮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望岳文库 · 汉语言文字系列

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



张树铮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 / 张树铮著 . — 济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2005.10
ISBN 7-5607-3104-X

- I. 清…
- II. 张…
- III. 北方方言—语音—方言研究—山东省—清代
- IV. 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8571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 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5 印张 260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编 论	(1)
一、山东方言语音史研究的回顾与思索	(1)
二、本书主要内容和意义	(4)
三、主要材料	(6)
四、关于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几个问题.....	(10)
第二章 清代山东方言的声母	(16)
一、古知庄章组声母的分合.....	(16)
二、日母字的读音.....	(21)
三、影疑云以微五母的合并.....	(25)
四、全浊声母的读音.....	(30)
五、见组细音读音与尖团音分混问题.....	(32)
第三章 清代山东方言的韵母	(35)
一、介音与四呼.....	(35)
二、入声韵母的归派.....	(36)
三、果摄一等见系字及铎韵见系字的读音.....	(43)

四、蟹摄二等见系字的读音	(46)
五、通摄三等精组和来母字的读音	(48)
六、歌戈韵与车遮韵的分合	(50)
七、蟹止山臻四撮合口端系字的读音	(51)
八、止摄蟹撮合口来母字的读音	(53)
九、声韵拼合关系方面的一些特点	(54)
十、关于音值方面的两个问题	(57)
第四章 清代山东方言的声调	(63)
一、古入声的演变	(63)
二、关于清入字与阴声韵字的混杂现象	(73)
三、其他声调问题	(81)
第五章 清代山东方言中的轻声和儿化	(83)
一、《聊斋俚曲集》所反映的轻声现象	(83)
二、《聊斋俚曲集》所反映的儿化现象	(94)
三、张象津《方言土字辨》所反映的儿化现象	(97)
四、张祥晋《七音谱》所反映的儿化现象	(97)
第六章 《日用俗字》语音研究	(104)
一、绪说	(104)
二、《日用俗字》所反映的声母特点	(108)
三、《日用俗字》所反映的韵母特点	(117)
四、《日用俗字》所反映的声调特点	(123)
第七章 《万韵书》音系研究	(127)
一、绪说	(127)
二、《万韵书》的声母	(128)

三、《万韵书》的韵母	(140)
四、《万韵书》的声调	(155)
五、《万韵书》中的特殊字音	(160)
六、从与现代方言的比较看《万韵书》音系的性质	(165)
第八章 《等韵便读》音系研究.....	(169)
一、《等韵便读》简介	(169)
二、《等韵便读》的声母	(171)
三、《等韵便读》的韵母	(181)
四、《等韵便读》的声调	(194)
五、从语音特点看《等韵便读》的语音性质	(198)
附录一：《聊斋俚曲集》用韵研究	(201)
一、聊斋俚曲用韵分部	(201)
二、不同韵部间通押问题	(204)
三、入声字的押韵问题	(206)
四、声调	(210)
附录二：《韵略新抄便览》音系研究	(213)
一、周云炽与《韵略新抄便览》	(213)
二、《韵略新抄便览》的韵母系统	(215)
三、《韵略新抄便览》韵母的几个问题	(237)
四、《韵略新抄便览》的声母	(241)
五、《韵略新抄便览》的声调	(246)
附录三：《七音谱》所反映的山东方言	(249)
一、张祥晋和《七音谱》	(249)
二、《七音谱》四十韵模所反映的高密方言声母	(250)

三、《七音谱》十三韵样所反映的高密方言韵母	(252)
四、《七音谱》韵模韵样所反映的高密方言声调	(253)
五、《七音谱》所记录的山东其他地方的方音	(254)
附录四：《万韵书》同音字表	(258)
主要参考文献	(317)
后记	(322)

第一章 絮 论

一、山东方言语音史研究的回顾与思索

“山东”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内部的方言自然存在着种种的差异，但是更有着相当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因为现代山东方言都属于北方方言区，也不仅因为山东各地在历史上长时期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域，各地方言长期密切接触、影响，还因为早在上古时期这里的方言就具有相当突出的共性，扬雄《方言》中有大量“齐鲁之间”、“齐鲁之郊”、“东齐海岱之间”之类齐鲁并行的提法，足以说明当时的齐鲁之间较之其他地区的方言更具有内部一致的特点。从地理上看，山东东部为胶东半岛，因此，山东地区实际上处于一种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中，所受到的其他方言的影响主要来自西北、西部和西南部，这也是山东方言中越往东特点越突出、而越往西与其他北方方言共同点越多的主要原因所在。所以，我们所讨论的山东方言，就不仅仅是一个省内方言的总称，还是一个有着共同的历史来源、有着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有着相当强的内部一致性的地域方言的概念。

同时,山东地区自古至今是汉民族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是普通话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因此,理清山东方言的发展脉络,对于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历史、其他地区方言的历史以及山东地区文化的历史与现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普查与多次的分点调查,山东方言的共时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包括一些国外学者对山东方言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揭示了许多重要的特点,对此,钱曾怡先生已经有了精当的总结^①,这里不再重复。有关山东方言历史特别是语音史的研究,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注意到上古汉语中的齐鲁方言。这是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扬雄《方言》中大量关于“齐鲁”方言的材料外,两汉经师传注中有关齐鲁方言的记录也不绝如缕,而先秦两汉时期齐鲁地区的语言材料(如韵文等)也反映出一定的方言特色。这个时期,林语堂《汉代方音考》(1925)、《西汉方音区域考》(1927)、《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1933)等,对齐鲁方言的区划及特色都有涉及。

7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对山东方言的一些古代资料进行了更广泛的探讨。其中,鲁国尧《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1979)、曹正义《元代山东人剧曲用韵析略》(1981)、李爱平《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1985)分别考察了宋代到金元时期山东人的一些韵文资料,分析了当时山东方言的一些特点。虞万里《文献中的山东古方音》(1988)则对汉代山东方言进行了深入的钩沉。其他一些考察历史上北方方言的著述也都涉及到历史上的山东方言,如丁启阵《秦汉方言》(1991)、董达武《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言共同语初探》(1992)中都有对上古及中古前期山东方言的分析。而

^① 参见钱曾怡等《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版。

专门以齐鲁历史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是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1998)和董遵章《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1985)。

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983)和耿振生《明清等韵学》(1992)都介绍并简要分析了明清时期一些山东人编纂的韵书或韵图。张鸿魁《金瓶梅语音研究》(1996,包括此前的数篇论文)和张玉来《韵略汇通音系研究》(1995)对明代山东语音的两项重要资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张鸿魁《〈万韵书〉述略》(2001)则对这一表现清代山东方言的通俗韵书的特点作了简要的介绍。^①

总的来看,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主要是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来研究涉及山东方言的资料,目的是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服务。

笔者从十多年前开始涉足山东方言语音史方面的研究,最初也是从汉语史的角度切入的。但随着接触材料的增多,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方言语音史的研究的确是可以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服务的,但它绝不仅仅起一个辅助的作用,而是有自己的本体地位的。如果我们承认在先秦已经有了方言和雅言的区别的话,那么,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就是方言与雅言相互影响而结伴前行的进程。一方面,各地的方言都会受到雅言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方言又毕竟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系统,自有其发展的轨迹。这种状况表现在保存下来的语音资料中,就是几乎各种资料都是雅言与方言的混合物,只不过各种材料中两者的比例不同而已。那么,所谓的汉语语音史,就不可能脱离开方言而只是一个“共同语”的发展史。实际上,共同语的中心,特别是“正音”的基础,是有过数次的转移的。因此,我们倒是可以说明,各大方言会有自己的独立历史,而“共同语”反而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共同语”的历史自然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于方言历史发展的继承性,

^① 最近,张鸿魁又出版了《明清山东韵书研究》(2005),对《韵略汇通》、《韵助略集》、《万韵书》、《韵略新抄》、《等韵便读》、《增补十五音》均有研究。

历史上的方言与现代方言更具有可比性,更能从中梳理出发展的线索,总结出演变的规律。

十余年来,笔者在山东方言史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如《山东方言历史鸟瞰》(1996)就现有材料对山东方言历史作了宏观观察,关于《等韵简明指掌图》的几篇文章(1998~1999)分析了清代的这一重要语音资料,《“齐人言殷声如衣”补释》(1991)根据现代地名等解释了上古“齐人”语音的一个特点,《山东方言“日”母字研究》(1994)、《从寿光方言看〈中原音韵〉的知庄章》(1991)、《寿光方言古调值内部构拟的尝试》(1988)等对现代山东方言进行了历史层次分析。在《山东方言研究》(2001)中,笔者着重对清代的几种重要语音资料(以及词汇和语法资料)进行了分析。这些都是为建立山东方言史(包括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而作的初步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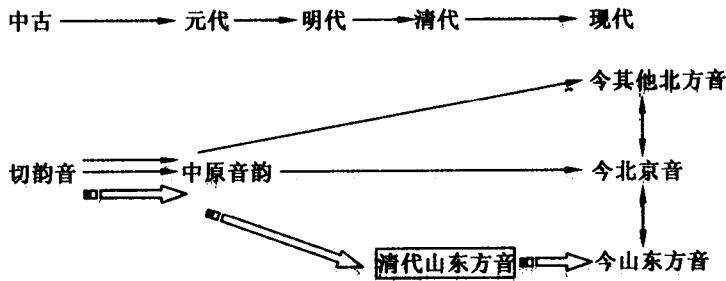
二、本书主要内容和意义

本书将根据前修时贤的成果;特别是在本人已经对清代的部分语音资料进行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研究有关资料,并作出综合性的分析,从而比较全面地勾勒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的基本特点。这将为建立山东方言语音史以及北方方言语音史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断代平台,为近代汉语、近代共同语语音中一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份扎实的素材;同时,通过与现代方言的比较,可以梳理山东方言中自清初至今300多年的语音变化,考察其变化的内容、趋势、速率等等,从而为语言演变理论提出汉语的证据与新的结论。此外,本书的研究也可为准确阅读理解清代山东人士撰写的带有方言特点的各类著作提供帮助,比如对蒲松龄《聊斋俚曲集》、《日用俗字》等的理解。

具体来说,本书的内容将分为四个部分:(一)在现有对清代各

重要语音资料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清代山东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状况。(二)考察清代山东方言中的轻声和儿化等现象。(三)补充研究几种重要的语音资料。(四)将清代山东方言与现代方言进行比较,从中观察其演变的内容、幅度、原因、规律等问题。其中,第三部分属于点的研究,而其余都属于面的研究。点的研究实际上是面的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做在前面的。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主要是因为点的研究我们已经做过一些,这里主要是补充性的研究。第二部分从性质上说属于面的研究,但由于资料所限,实际上考察的只能是个别点或几个点的情况。第四部分的研究本书只是简单涉及,留待以后专门研究。

本书所作研究的内容与地位可作如下图示(虚框箭头表示本书的研究):



显然,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接续上现代山东方言与中古音之间甚至与上古音之间的各个链条,那么,整个山东方言语音的发展历史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也期望着,各地、各大方言的语音发展史建立起来之后,整个汉语语音史的面貌能够更加完整起来。

从汉语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共同语与方言的结合、现代汉语与汉语史的结合研究正成为学术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希望本书能为这方面的研究在理论、材料和方法上增砖添瓦。

三、主要材料

清代,是山东方言史中现存语音资料最多的一个时期。目前已知的专门的韵图韵书有十余种,而著名的白话小说如《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通俗作品如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集》、《日用俗字》,贾凫西的《木皮散人鼓词》,马益著《庄农日用杂字》,民间歌调集《白雪遗音》等,清代山东籍语文学家的著作中对山东方言的记录如桂馥《札朴》等,清代后期的地方志,等等,都有清代山东方言的记录或反映。同时,清代也是与现代山东方言关系最直接的一个时期,现代山东方言的分区及其特点也可以为清代山东方言提供最有力的佐证。比较丰富的清代文献与现代方言资料,为研究清代山东方言语音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关于清代的山东方言资料,本书主要利用了以下数种(以时间为序):

1. 贾凫西《木皮散人鼓词》

贾凫西(约 1590~1676),名应宠,字思退,一字晋蕃,以号行,山东曲阜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通俗作家。所作通俗鼓词代表作为《历代史略鼓词》,系长篇通俗韵文,多用方言。贾氏除了短期在外为官外,一生主要活动在曲阜一带,其鼓词反映的应当是明末清初曲阜、济宁一带的方言。本书主要利用其押韵材料。所用版本为关德栋、周中明著《贾凫西木皮词校注》,齐鲁书社 1982 年版。

2. 蒲松龄《聊斋俚曲集》

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1640~1715),山东淄川人。他不仅写出了举世闻名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还创作了大量通俗戏曲作品——聊斋俚曲,结集为《聊斋俚曲集》。俚曲多数为长篇唱本或剧本,基本采用方言写成,反映的是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的淄

川方言。本书主要利用其押韵材料,以及异文等语音资料。今用版本为路大荒整理本(《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和蒲先明整理、邹宗良注释本(《聊斋俚曲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前者收俚曲14种,后者增收描写闺房之情的《琴瑟乐》共15种。

3. 蒲松龄《日用俗字》

《日用俗字》是蒲松龄编写的“杂著”之一。将农村生活日用字按类编成韵文。其中的生僻字还加注了直音。也是反映当时淄川方言的。本书主要用其直音和押韵材料。所用版本为路大荒整理本(《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 刘振统《万韵书》

《万韵书》是一部韵书。作者为山东高苑(今高青)人,生平不详。据张鸿魁(2001)考证,《万韵书》是刘振统根据一个蓝本改编而成的,后又经过其子刘桂等增补,书名有《增补万韵新书》、《五音正韵万韵图》等不同名目。最早有刘振统乾隆六年(1741)的自序。该书分韵为十五部,每部依声母的次序排列小韵,同小韵内再分列不同声调。不列反切,字下有简短释义。这是一部方言特色十分浓重的韵书,反映的当是刘振统家乡高苑一带18世纪上半叶的方言。本书所用版本为张鸿魁先生从民间购得的光绪丁丑年(1877年)子云堂版《增补万韵新书》。

5. 周云炽《韵略新抄便览》

该书也是一部韵书。作者周云炽,山东掖县(今莱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举人。他对同乡人、明代毕拱辰所编的《韵略汇通》进行了改编,1763年成书。该书分韵为十四部,每部依“早梅诗”为序排列小韵,同小韵内分列平上去入四声字。书中反映的当是18世纪中叶的掖县方言。本书所用版本为张鸿魁先生发现的光绪庚子(1900)成文堂刻本。

6. 张象津《等韵简明指掌图》

这是一部韵图。作者张象津(1738~1824)，山东新城(今桓台)人，字汉渡，号莪石，又号雪嵒，一生主要活动于家乡。该图分为十二摄(实际为十一摄，第十二摄与第二摄相同)，每摄一图，以九声十九位(即十九类声母)为经，四呼(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为纬，每呼内又分列平、上、去、入、下平(阳平)五个声调的代表字。其自序写于嘉庆乙亥年(1815)，反映的当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新城方言。本书所用版本为道光十六年(1836)择经堂刊本(载张氏文集《白云山房集》)。

7.《胶州志》

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胶州志》辟有《方言》与《方音》两节，在山东地方史志中最早为方言设置专节。《方言》一节收录方言词汇，生僻字有注音(直音或反切)；《方音》一节收入“变音”(声母或韵母有特点)的字或词16条，“讹音”(声调有特点)的字或一组字68条。反映的当是19世纪上半期的胶州方言。

8. 王鹏飞《等韵便读》

该书为韵图。作者王鹏飞，山东寿光人，为活动于寿光、潍县(今潍坊)一带的塾师。自序写于咸丰六年(1856)。该图按平、上、去、入四声分成四部分，各部分先列“阳声韵”(与一般所谓“阳声韵”有异，包括三个一般所谓的阴声韵部)，次列“阴声韵”；“阳”、“阴”声韵内又分别按齐齿呼、开口呼、合口呼、撮口呼排列。该图传统意味很浓(如声类采用三十六母，调类采用古四声)，但其中以及图后所附的几个歌诀仍透露出一些实际语音特点，反映的当是19世纪中期寿光、潍县一带的方言。本书所用版本是张鸿魁先生发现的咸丰丙辰年(1856，即作者自序的当年)三瑞堂版。

9.《临邑县志》

同治十三年(1874)刊《临邑县志》有“方言”一段，篇幅很短，以“某为某”的形式列举了有特点的方言语音和词汇现象共28条。

10. 张祥晋《七音谱》

这是一部音韵学著作。作者张祥晋(1863~?),山东高密人,一生主要活动于家乡。他受父亲启蒙,学习音韵学,但面对种种音韵著作,苦无师承,不得其门。后来专从口语实际出发,认为天地元音大同,通今即可通古,甚至及于婆罗门字母。他的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但由于重视实际语音,所以书中分析语音非常细致,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很准确的。书中还记录了大量当地及山东各地的方言现象,甚至还记录了儿语发音特点。他建立的语音系统也是高密方言的记录,分四十音模(即声类)和十三韵样(即韵类)。该书写于清末,但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有松石堂版,戊辰年(1928)二月开雕,丙子年(1936)十月毕工。

上述10种资料的地域分布如下图所示:



除了以上10种外,明清时期山东地区还有一些语音资料。例如,耿振生提出,表现山东方言的清代韵图还有《切法指掌》。作者揆一辉,生平及籍里不详,书序于道光十八年(1838)。其韵母颇有山东方言的特点,如“克德策”读 ei,“葛”读 a,“辨片面饭”读 iai,也与今淄博一带的“儿化变韵”类似,但声母中古知照系统归精组,声调分平、上、去、入。再如,上面我们提到的《白雪遗音》,其中肯定

有些用韵是反映清代山东方言韵母特点的,但其收录范围并不限于山东,具体确定其性质难度较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这些材料,我们还没有进行研究,所以本书一般不予采用。

关于现代山东方言的资料,本书主要参考以下几种:

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志丛书》,已出 17 种,语文出版社等 1990~2005 年出版。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 2001 年版。

其他清代的及现代的资料将在用到时随文说明。

四、关于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几个问题

利用古代资料来研究古代方音,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自然应该以历史语言学(特别是历史语音学)的理论为指导,并且结合汉语音韵学(特别是现代音韵学)和汉语方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下面讨论几个有关的问题。

(一) 关于古代语音材料的性质问题

古代语音材料,是我们研究古代方音的主要资料。古代语音资料的性质,即它所反映的语音面貌的时代和地域,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否则,我们很可能会以虚拟当现实,或以甲地为乙地,甲时为乙时,张冠李戴,厚诬古人。但实际上,语音性质又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古人并不具有现代语音学的意识,尽管他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方言,但往往有意无意地排斥方言,追求“雅正”:为观念计,尊雅抑俗;为书的流传计,也是方言特点越少则流传会越广。这样,古代语音资料就总是呈现出一种驳杂的状态:雅言与方言、现实语音与理想的体系、书面语与口语、古音与今音常常是糅合在一起(可参看耿振生 1992 年的有关论述)。即使是像